

崇川往事

徐宗幹闽闱题佳联

◎赵鹏

海陵旧话

店铺对联 意趣浓

◎何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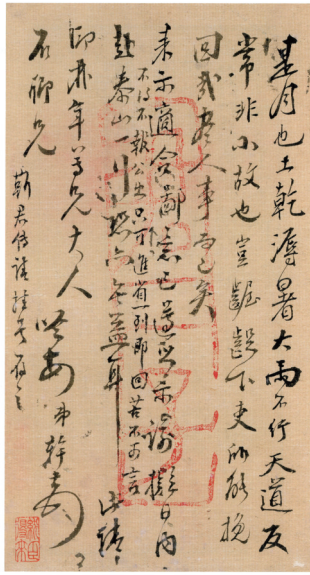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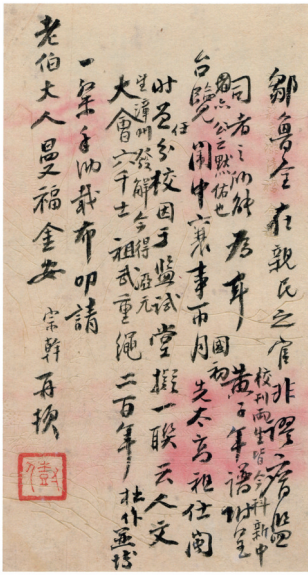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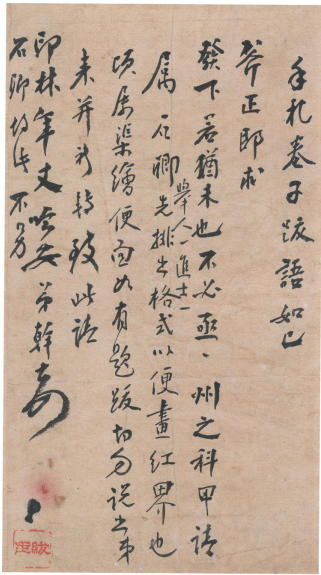
旧时,商业店铺的对联大多与聚财有关,譬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,“四方来财,八方进宝”,“鸿图大展生意旺,伟业腾飞财源广”等。也有诚信方面的,如“诚招天下客,信为经营本”,表示本店以“诚信”为经营之本;“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”,表示本店商品质量过硬,定价准确合理,对待顾客一视同仁,决不让顾客吃亏;“黄金虽贵,分两还人”,表示本店度量衡十分准确。过去,粮食油饼行业常向人们宣传“秤平斗满”,说明本店量器、衡器请放心。绸布店常宣传本店足尺,有时让利销售竟提出“足尺加二”,也就是放尺销售以优惠顾客。如果店铺主人眼光短浅,不顾信誉,扣斤压两,短尺少寸,必然会遭到顾客的谴责,引起顾客的气愤而不再上门。

店铺的对联,也有结合时令抒情写景的,如“春暖观鱼跃,秋高听鹿鸣”,“春暖一家桃李李,岁寒三友竹松梅”,“春风一雅能容物,秋水文章不染尘”等。

还有些店铺的对联则是结合行业性质特点写的,譬如:粮食油饼行业的“粮为国本,饼乃农资”;理发店的“进来乌纱公子,出去白面书生”,“天下头等事业,人间顶上功夫”;羊肉店的“羊肉新鲜香飘远,炭火铜锅传统味”;中医诊所的“雅雅儒儒气血筋骨通,和和睦睦肝脾肺腹顺”等。

也有些店铺用嵌字联,把店号嵌进去。譬如,过去如皋城的戴义源纸店写的是“义行仁至,源远流长”;江恒泰衣店写的是“恒成一德,泰启三阳”;顾广泰纸店写的是“广交四海,泰启三阳”等。如皋美廉商店的对联更是别具一格,整个对联就是两个字“美美美美,廉廉廉廉”。

1940年黄桥大捷后,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率部在如泰一带休整。岁暮,司令员策马夜巡至杨家岱,小憩时闻村中一豆腐店母女三人为换贴春联议论着。他回到驻地即找来笔墨纸砚书成一联:“半夜磨,磨音震震,磨豆磨浆,磨来太平世界;黎明唤,唤声阵阵,唤长唤短,唤来士农工商”。他派人连夜将对联贴于该店门口。此联事著言切,词隽对工。天明后,母女见之大喜过望。



看到三封南通先贤徐宗幹的信札,两封上款有名字,可知是写给著名学者许印林(瀚)的。徐宗幹在当山东济宁知州时,曾聘请许印林主讲渔山书院,并邀他担任《济宁直隶州志》的总纂,二人交情亲近。即看徐宗幹这两封信的称谓,一云“印林年丈”,一云“印林年尊兄大人”,也可知他对许氏的敬重。

另一封信是个残件,仅存后一页,怀疑也是写给许印林的,信末虽有祝颂语“叩请老伯大人曼福金安”,那可能是附带向许氏父亲的问候。这封残信记录了一则徐氏创作的联语,觉得可以作为地方掌故来一谈。这儿先将此信的文字录于下:

……邹鲁,全在亲民之官,非谬语膺监司者之所能为耳。黄子年谱附呈台览,校刊两生皆今科新中,亦公之默佑也。闾中襄事匝月,国初先太高祖仕闾时曾任分校,因于监试堂拟一联云:‘人文大会六千士(望漳州发解,今得亚元),祖武重绳二百年。’拙作并博一粲。手泐载布,叩请老伯大人曼

福金安。宗幹再顿。

信的首句,根据文意,大概是说要把某地转化成像邹鲁那样的文明之区,全仗于地方官的亲民爱民,而不是那些只任发号施令的官员能够办得到的。次句的“黄子年谱”,指的是《黄道周年谱》,这事在徐宗幹的《斯末信斋杂录》也有记载云:“甲辰闾闾,龙溪中者甚多,内有林广迈、曾省二人。抵任后,见新订黄子道周年谱,则二生初校刊也。”这记载正好与信文相对应。

接下去写的就是题对联的事了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徐宗幹奉旨补授福建汀漳龙道,次年赴任,而当年秋季正逢省城乡试,他参与了监考。自八月初六日进入考场,到九月初三日榜后出来,在考场待了近一个月时间,这就是信中说的“闾中襄事匝月”。

清初顺治五年(1648年),徐宗幹的太高祖徐起霖(岩叟)曾以福建永安知县洊升为盐法道,担任过本科福建乡试的分校官,隔了差不多二百年,徐宗幹也来此监考,他就感

到是一个佳话。对联就是因此而题写的,估计自己对此联也很满意,除了写信告诉别人外,他自订的年谱里也给记上了。

有意思的是,隔了十八年的同治元年(1862年),徐宗幹又一次来此参与福建乡试的监考,这时他的身份已是福建巡抚了。这一年的考试有点儿特别,本科是常规考试外添加的一场,称为恩科,原因是庆祝新皇帝的登基。而上一年的正科考试,因为太平军战乱没能考成,也并在本年一起考了,所以这回参试的举子特别多,号称有八千多众。因为江浙一带战乱未能完全平复,出行不易,这次的考期还比以往推迟了些,照徐宗幹自记,他是本年十月十八日监临,到十一月十八日放榜才出闾的。旧地重来,而本届取士又多,故徐宗幹又题写了一联:“于斯为盛八千士,重与论文十九年。”这副对联运用典故如信手拈来,不露痕迹,还与前作一联有呼应,最见高明。至于联中所谓的“十九年”,应是连头带尾来算的。

狼山总镇

◎徐海萍

旧文新刊

狼山总镇又名狼山总兵,从二品,比知州大得多了(知州正五品)。他戴的红顶子,坐的八人绿呢大轿,出衙进衙奏乐放炮,进城出城也要放炮(知州戴的蓝顶子,坐的四人蓝呢轿)。衙门在东大街,头门外有吹鼓亭两个,分列东西,每天吹鼓手按时奏乐《将军令》,计醒更炮放后,打早二鼓,夜里头炮,至二炮打晚二鼓。总兵进出就随时奏乐。有东西二辕门,头门对过有大照壁,墙外有路,凡文武官员品级不及总兵的,乘坐轿马一律不能穿辕,应当绕道照墙之外;就是出会的木偶也要根据品级决定穿辕与否,如有可以穿辕的,镇署把头门关闭,表示回避。城隍会的太尉官小得很,就要从照墙外去兜圈子了。宣统末年清明,吏目周淦代知州到东门北街历

坛拈香,他以为代表了州官,身份不同,竟从西辕门穿辕而过。马夫马三元等把二辕门关闭,将周淦关在里面,周只得下轿落外巡捕房,派听差向知州告急,幸得张有琛疏通了事。知州官职并不大,何以他的轿子能穿辕,大轿一直到大堂下轿呢?有人说知州到任的时候,先照规矩参见,送了一只银元宝,和总兵拜了把兄弟,再请总兵吃酒,邀教谕训导作陪,以后就可平起平坐了。据悉,事实不是这样,知州到任进总镇衙门先送进门礼二百两,以后,全年有例规,计三节两受,端午、中秋、年节,每节代礼一百两,总兵和太太生日各受一百两,以外为了整理广艇和巡洋岸用费,计四季,每季库贴一百五十两。每年知州必须孝敬总兵一千一百两,无非由国库钱粮里

支出。

总兵以下在本城有游击(衙门在逸斋庵东)、中军(衙门在勋神殿),中营守备(衙门在中军厅),右营守备,在光绪时撤销。总镇署内用书吏(稿公、帖写等)、文巡捕、武巡捕、差官、戈什哈旗牌及大班、轿班、伞扇班、亲兵、伙夫、更夫、吹鼓手等共一百几十人。在光复以前,狼山镇有练兵营兵二百一十六名,新兵哨兵一百名,实际本城只有兵百十人,又长阴沙有练勇一百人。江防水师营每营有船十二条,每条官一人,兵十四人,共有三营。至于每月饷额计兵三两半,勇四两,巡检兵二两四;水师方面,兵三两,炮手三两三,夫工三两六,舵手三两九,官十九两八,百总、千总二十两以上。